

# 1. 将军的脚步

## 黄连树上结苦瓜

闻名海内外的客家母亲河汀江，是闽西的大动脉。清澈秀丽的才溪河，是注入滔滔汀江的一支“小血管”。溯溪而上，四周绿岭环绕，两岸竹木丛生，中间田园阡陌，间或小桥人家的才溪盆地，像一朵盛开的莲花呈现在人们的眼前。这座花园式的美丽富饶的小山乡就是号称“山歌之乡”、“建筑之乡”、“将军之乡”的上杭县才溪乡。

很早以前，这里阒无人烟。元末明初，中原干戈不止，为躲避战乱，客家人纷纷逃向南方的深山僻壤，其中一群人迷上了此处的秀丽、宁静和安详，欣然于斯安营扎寨。经数百年的繁衍生息、开山垦地，这块土地变得更加富饶，人烟渐稠，庐舍渐增。据史书记载，在才溪定居的客家人最多时达二十四姓。

在这二十四姓中，从河南彭城郡经颠沛流离辗转跋涉来的刘氏是小姓弱族。封建宗族大姓欺小姓的挤压，使他们只求偏安一隅，世世代代，几十号人蜗居在刘屋角。刘屋角占地不足半平方

公里，坐落于才溪盆地的“锅底”。每逢春夏山洪暴虐之时，无情的洪水漫进他们的厨房、卧室，冲塌他们的猪栏鸡舍，他们只得腋抱烂被破席，耳听子哭娘嚎，泪水和着雨水，眼睁睁地看着那份用血汗换来的仅有的一点点“家产”随波逐浪滚滚南流而去。而每逢秋冬季节，他们并没有寻常农家的那种“半年辛苦半年闲”的悠闲得意。为了不让近百年来老祖宗遗留下来的干打垒低矮土屋遭受凛冽北风的袭击，家家户户都得赶在风雪交加到来之前，出人出力加固屋背后那半圆形的后围墙。一来卸风，二来抵“刹”，仅这一点，就比乡里其他贫穷人家多了一份辛酸和苦难。

时间定格在公元1906年的农历八月十五。中秋之夜，一轮明月悬挂高空，银辉泻地。刘屋角西边横屋里忽然传出一阵阵“唔敢唔敢”的婴儿啼哭声。

早在屋外焦急等待的大伯公闻声忙关上小门走进里屋门外，只见儿子庆喜高兴地说：“爹，连秀她生了个男的。”大伯公听罢双掌合十，喃喃而语：“祖宗有眼，苍天保佑，三代独丁，总算又有一条金线吊葫芦罗！”

客家人的规矩，产妇临盆后要马上杀只小公鸡给她吃，以清除母体内的淤血，尔后是每餐米酒冲姜煎鸡蛋下饭催奶。庆喜忙点火查看鸡厩，却怎么也不见那只小公鸡，心里好不惊慌，紧接着拉开抽屉，也不见一只鸡蛋。他脑门直冒冷汗，惊叫道：“都准备好好的，咋不见了？”

刚才孩子出生时的大出血，使得产妇林连秀几次昏迷过去。此时，躺在床上的她听到丈夫的惊叫声，缓过神来微微睁开眼睛：“前个圩天，家里洋油瓶空了，盐也没了，我背着你和爹把鸡和鸡蛋卖了换油盐了。”说完又闭上了眼睛，滚出两串晶莹的泪珠。

“咳……”庆喜正欲发火，可马上克制着忍下来，穷困潦倒的家境能怪怨谁呢？孩子既然出生了，再穷再苦也得按“规矩”办，

要不，让妻子落下一身月子病，害得孩子缺奶水吃，那才害苦全家一世哩！他爱怜地看了妻子和身旁的婴儿一眼，温柔地道声“我借鸡、借蛋去。”便前脚紧跟着后脚出了门。

好心的伯母、婶婶们听庆喜一说，忙从自己的家里拎出小公鸡，送来几个鸡蛋，七凑八合地放在厨房的桌子上，又七手八脚地生火做饭忙开了。

算是能将就几天了，大伯公和庆喜父子俩嘴角才掠过一丝笑意。饭桌前，庆喜说：“爹，物有名，人有姓，无名无姓尿勺柄，你给孙子取个名字吧！”

大伯公抬起头凝视着天井上空的那轮银盘，若有所思，良久才说：“他这一代属‘永’字辈，他又是中秋之夜带着月华来到这世上的，我就就叫‘永灿’吧！像月亮那样，永远光辉灿烂。”

庆喜一听，眉开眼笑地连连点头称是：“好，好，这名字爹你安得好，不过这是读书的名号，家里还得有个小名唤唤才亲热。”他顿了顿，吧嗒着劣质土烟，深有感触地说：“这天下兵荒马乱，我们穷哥们总想盼过个太平日子。再说这世道富人不劳作却三餐吃山珍海味，我们穷人流血汗却吞糠咽菜，太不公平了。我看，小名就安个‘太平’吧！”

大伯公幽幽叹了口气：“是呀，俗话说，‘贱人贱命’，祈求他一生无灾无病，平平安安过日子吧！”

父子俩做梦也没有想到：刘永灿——太平，后来会成为声名赫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将军——刘忠。

月挂中天，远处传来头遍的鸡啼。

刚才公公和丈夫为孩子安名的议论，躺在里屋的林连秀听得一清二楚，给了她莫大的安慰。她凝神端详着身旁刚刚来到这苦难世界的新生儿，轻轻地拽了拽被角，把他搂近身旁，轻声哼起了凄婉的“催眠曲”：“八月十五月光华，黄连树上结苦瓜；黄连

树下埋猪胆，从头苦到脚底下……”

满月，百日，周年……熬过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小太平竟然奇迹般地长到了三岁。也许是穷人的命大，虽然因为母亲奶水不足，他长得瘦骨嶙峋，可那对乌黑而圆的大眼睛滴溜溜地转动显出几分精灵，倒也人见人爱。

这一日，刘庆喜的结拜同年（同庚）王添升来到刘家诉说着满腹苦衷：老婆的肚子不争气，连生二胎，全是清一色的赔钱货，前面三个硬是拉扯到了七岁、五岁、三岁，可这手中抱着才过周岁的四娣子实在不堪重负无力再养了；心想丢在大路口或庙宇里让人捡去，可又于心不忍……女儿，毕竟也是自己的心头肉呀！

两家亲戚多年的交往，宽厚仁慈的大伯公深晓王添升忠厚的秉性和贫穷的家底，听罢他的诉说，忙提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想法：“抱过来养吧！一来救条人命值千金，二来给我的太平配做‘等郎妹’，省得将来结婚费神费事。我老了，在世时日不多，也可了却一桩心事。尽管刘家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但老人的提议，还是博得了庆喜、连秀的一致赞同：“添双筷子加个碗，只是连累你女儿陪苦了。”

王添升见自己的四娣子有着落了，感激得流下了两行热泪。

“穷人难度四月荒，朝晨稀粥照屋梁，中午食的‘牛蹄子，夜晡树叶夹苍糠……”这是黑暗悲惨的才溪社会现实，这是悲天悯人的血泪控诉。小太平面对的这个世道并不太平。两年后的农历四月，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忍饥挨饿的爷爷离开了人世。

人死入土归山。穷得“刮痧溜楼梯”连个铜板也抠不出的刘家，上哪儿找钱买棺材呢？难道能把这苦了一辈子的老人用一条破席或烂谷筐一捆草草收殓了事？不行！夫妻俩咬咬牙，决定把门前半亩秧田典当给本家地主“翻生狗”。

天下乌鸦一般黑。“翻生狗”靠酿酒开店起家，起初是放贷收

息敛财，接着是趁人之危落井下石兼并土地，慢慢成了小有名气的地主。这回见刘庆喜找上门来，自然又是一番“口甜心里苦”：“看在房亲族叔的面上，借给你十吊铜钱料理大伯公的丧事。半亩秧田典押，期限一年。不过，空口无凭，立个字据，到时免得兄弟叔辈逆了面子丢了人情啊！”

土地是穷人的命根子。送别了老人，刘庆喜躺倒在床上睁大眼睛数点着屋顶的瓦片，盘算着往后的日子怎么过。“薄竹子不耐削”，他孱弱的身骨终于招架不住忧愤的袭击，病倒了。这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倔强的林连秀在丈夫的病榻前搂抱着太平和四娣，流着眼泪咬紧牙关暗暗起誓：“老天要诛我一家，我偏要和老天作对！我要活下去，我要抗争，我要把丈夫救活过来，我要把这对孩子扯大成人……”

生活不是唱山歌。谁知晓，刘庆喜一病就是三年。三年来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林连秀起早摸黑头顶烈日脸迎寒风忙完了地里忙家里。她把家里能值几个钱的东西拿去押当，直到再没有什么可作抵押的了。艰难、屈辱和血泪并没有使她退却，她横下一条心：借债给丈夫治病。债主却冲着她嗤笑不已，末了还要来一番奚落：“你一个穷光蛋，拿什么偿还债务？吃了什么神符死守那个穷鬼？带着两个毛小孩，月亮没望望星子（孙子）？”

天无绝人之路。林连秀在冷嘲热讽中扭头就走，背起柴刀上了山。裂了几道血口砍下一担担柴木后，又得赶在墟天再挑去叫卖，以便能为丈夫抓回点药，多余的还能换回点油盐。母亲每次上山砍柴，太平总要带着四娣跟在后面挖野苋菜和苦斋草，碰上好运气，还能采摘到半畚箕鲜甜的红菇、松菇和瓦片菇呢！

苍天有眼，在林连秀的精心照料下，庆喜终于能下床走动了。这年的除夕一大早，村里的鞭炮声此起彼伏，杀猪声不绝于耳。习惯了一年到尾机械劳作和三餐粗茶淡饭的刘氏一家人，才从淡漠

年节的麻木中醒过来。刘庆喜看了看瘦削得像一枝茅杆的妻子，又望了望两个坐在门槛上眨巴着眼睛看着别人宰鸡杀鸭而舔着指头流着口水的孩子，心头紧缩一阵，感到无限的内疚：枉为人夫枉为人父啊！说什么也得给长年不知肉味的妻子和孩子尝尝新！他一声不吭地从后门溜出，默默地来到墟场。幸好看见一位几年前熟悉的工友正在卖猪肉，刘庆喜硬着头皮悄悄向他诉说一阵后，那位工友爽快地答应赊给他 3 斤猪肉，并任其选斫。庆喜不敢奢望猪肝、猪腰、蹄爪、粉肠，只选了一块五层花肉——肥瘦各半，既可炸油又可烧食，兴冲冲地往家里赶。

离家门老远，太平和四娣就高兴得像皮球似的从门槛上弹跳起来，扑向庆喜，一人抱住一条大腿，大声嚷着：“过年罗，我们也有猪肉吃哩！”正在此时，庆喜脸色陡变，弯腰挣脱两个孩子的纠缠，慌里慌张三步并作两步跨进厨房，把猪肉丢进饭桌顶上的吊篮里，就急忙闪躲进了屋檐下的柴草堆里。

怎么回事？兄妹俩懵了。太平朝四下一看，不远处正走来岗屋下的“猴精”王赠高。王赠高，尖嘴猴腮，两只滴溜圆的眼珠前架着铜框眼镜，借着王家大姓祖上的财势，捐买了个“太学生”的“功名”而成为全乡有名的“秀才”。凡乡里远近的婚丧红白大事和诉讼官司、文契字据全得向他叩头求写。“睁眼睛”的农哥们只能任凭这吃了墨水黑了心的家伙举着那根笔杆子随意敲诈。不几年工夫他就成了良田千顷、家财万贯的大地主了。来者不善。太平心里有数：九月重阳节那天，妹妹四娣出麻疹发高烧及治病，自己曾随阿爸到他家向他借来一吊铜钱……

“穷小鬼，有钱买肉，没钱还债吗？”王赠高揪着太平的耳朵，粗声大气地吼问道：“你爹躲到哪儿去了？”

太平踮着脚尖，强忍着疼痛，扭头斜视，一对圆睁的大眼睛射出愤怒的火花。七岁的太平开始懂事了：他知道爸爸的藏身之

处，但绝不能告诉眼前这个恶人，于是搂抱紧被惊吓得呜呜啼哭的四娣，大声回答：“不晓得！”

王赠高气得圆睁双眼。突然，他发现吊篮里滴下一滴血迹，忙伸手往吊篮里一摸，拎出那块猪肉径直走出门去，狠狠地丢下一句话：“哼！我要你们过年也做和尚尼姑——吃斋！”

王赠高走了。庆喜才从柴堆里钻了出来，顾不得拍去一身的柴屑，扑向两个孩子，饱含着泪花把他们抱得紧紧的，紧紧的。太平和四娣也学着大人的样子没有哭出声，只是默默地捡去阿爸头上纷乱的柴屑……

又是一个“斋年”。这给太平心中添了一把复仇的火种，也添了一个疑惑：王赠高这厮四肢不勤，五谷不分，凭什么欺负人？

童年本应是欢乐的，可是，留在太平记忆中的童年，却永远是苦涩的。只因为那世道并不太平。

## 十二岁的泥瓦匠

八虚岁那年，太平看到小伙伴们背上书包进了学堂，心里羡慕得不得了。回家提读书要求，不分日夜劳作的父亲抬起那张饱经沧桑的老脸，无比惊诧：“读书？在我们这个家饭都吃唔饱，哪来的钱给你读书？天作孽，你投错胎了！”

一席话直把太平说得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这时，母亲走过来了，她用粗糙的手抹去儿子眼角的泪，凄然一笑：“你真的想读书？”

“‘猴精’王赠高凭什么欺侮人，还不是因为读过书！我读了书，就不怕他了！”小太平的怒吼声震撼着母亲的心灵。母亲从孩子的身上看到了一丝希望：月亮落了有星子，星子落了天大光，人小志气大，终有出头的一天。她劝说丈夫：“孩子已经八虚岁了，‘小时不读书，长大瞎眼珠’，世世代代都得受压迫啊！让他去读

好了，好歹有我们两公婆，拼死拼活都要缴书费啊！”

大年刚过的正月，夫妇俩匆匆带着太平来到袁坑村的舅父家拜年。舅父其实也是个和刘家一样半斤八两的穷光蛋，可听罢妹夫和妹妹受欺过斋年的诉说，生性秉直的他忙从谷仓里提出一布袋留着度春荒的谷子，说：“这二斗谷子带回家去卖了，买书买笔送他读书去。”

就这样，太平进了私塾时雨学堂。开学的第一天，老教书先生给学生们讲了个举人林宝树的故事。林宝树，邻县武平县武东乡人，是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的孩子，从小无钱读书，九岁跟随父母下田干活。十一岁那年春节，父亲请人写好一捆春联，让他去张贴。因为他目不识丁，竟把“六畜兴旺猪为首……”的对联错贴在父亲的房门口，又在牛栏门上贴上“夫妻和睦百年偕好，子孙成龙坐山镇海”的春联，惹得乡邻一阵哄笑。从此父母勒紧裤带，节衣缩食，供他读书。林宝树也从中受到很大刺激，刻苦学习，决心读书习文摆脱愚昧。后来，他中了举人，当了知县，还著了通俗启蒙读物《年初一》等等。

“年初一，早开门，放爆竹，喜气新，点蜡烛，摆香灯……”太平和同学们跟着老师朗读课文，理解涵义，切身体会客家农村四季生产生活的习俗，从中悟出做人的道理。求知欲旺盛的太平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成了老师的得意门生。

一次，母亲林连秀在洗衣服时发现儿子的裤兜里有张纸片，上面花花绿绿写满了那些她根本看不懂的叫字的东西和奇怪的符号。和她同在溪边洗衣服的一位识字妇女接着后，开玩笑地说：“你儿子识字了就不怕他和别人立了卖房契？”林连秀吃了一惊。

这天中午，太平放学回家，刚踏进家门，母亲就一手揪着他的耳朵，一手狠狠地拍打着他的屁股，又哭又骂：“我们家里穷得‘茶壶当粥钵，菜园抵禾仓’，勒紧裤带供你读书，你却当上了

‘败家子’！”

太平一时感到莫名其妙，忙向母亲争辩：“娘，我忍饥挨饿读书，又没偷家里的东西吃，怎么会是‘败家子’呢？”

“你还嘴硬！你想变卖家财。”母亲恼怒地从衣兜里取出那张白纸黑字的纸条质问道，“这不是卖房契约是什么？”

太平接过纸条一看，又好气又好笑：“娘，这是我的练习草稿呀，记的是一首歌。”见母亲还一脸疑惑，他便摇头晃脑地唱了起来：“黄连树上结苦瓜，世上最苦穷人家，帽子开花裤打结，三餐糠饭番薯渣……”

这首反映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歌，从儿子的嘴里唱出来，直唱得母亲泫然泪下。大字不识一个的她感到自己错怪委屈了儿子，把太平搂到怀里伤心地哭了：“儿啊，爹娘想办法借钱让你读书，你日后一定要争一口气！晓得算盘字墨了，可不能像‘猴精，一样欺侮穷人啊！”

1918年，段祺瑞操纵了北京政府。社会黑暗，军阀跋扈，地痞横行。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上杭城乡更是工罢于场、商辍于市、农丧于野、土废于学，劳苦大众怨声载道，许多农民倾家荡产，卖儿鬻女，四处乞讨。太平的舅父和父母实在难再从牙缝里挤粮挤钱供他继续读书了。懂事的太平对父母说：“我今年十二岁了，不能再读书了，我要打工去。既减轻舅父的负担，还可为家里挣点油盐钱哩！”

母亲除了流泪，还能说什么：上学，对家境贫寒的农家孩子来说，是件多么奢侈的事啊！自此，太平离开了学校，离开了老师，离开了同学们，走进了另一个艰辛的世界，开始用稚嫩的双肩挑起帮补家庭生活的重担。

才溪，九岗十三坑，三背七角落，地瘦人穷。世世代代，农人们在农闲季节就放下锄头拿起榔头出外帮人建房筑屋，谋生糊

口，素有“三千榔头八百斧”之称。别无选择，太平投奔了一位姓谢的师傅，学做泥瓦匠。按照常规，三年学徒得从挑水做饭开始。尽管从小跟随父母做惯了田里农活零活，不怕脏不怕臭，可是这矮小瘦弱的躯干怎么也难顶起齐腰高的满满两桶水。太平不想也不敢打退堂鼓，他不愿意再让可怜的父母为自己添忧加愁而伤心落泪。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操起扁担，把水担钩挽起来，终于让水桶底离开了地面，再踮起脚尖打着趑趄挑水。力气小挑不动满桶水，就盛半桶水，来回多走几圈不就成了。碰上挑水上台阶，桶脚碰阶梯，桶里溅出的水打湿了他一双裤管。他就用双手紧抓着桶耳，咬紧牙关一步一个阶梯来回地往上提。

母亲前来看他，见此情景，心头大恸：“儿啊，你个头还没有水桶那般高，就让你受苦。忍着吧！终有出头的日子！”

他没有泪水，只是一个劲地点头，他相信母亲的话：“终有出头的日子！”

一个工棚几十号工人，工友们吃过饭得赶紧上工去，留下太平一人，对付一日三餐的做饭活。蒸饭又是一个大难题。把一大锅煮熟的饭粒捞起再倒进箩筐般大的饭甑，尔后得再将饭甑放到锅里蒸到冒气。他力气小，犹如“灯草撬石板”，抱不起移不动。怎么办、？他凝神静思良久，想出一条绝招：找来一根绳索把大饭甑捆着吊起来，然后在灶台边放上一张小板凳，人站在板凳上，用根竹篙一头插进墙壁缝中，一头架在自己肩膀上，慢慢将饭甑移动再放进锅内。工友们也不得不称赞他：“小鬼小鬼，鬼点子可真多哩！”

然而，太平遭工头臭骂仍是家常便饭。逢上阴雨天，柴禾湿透，尽管他鼓起腮帮对着吹火筒直吹得脸红脖子粗，泪流满面，灶膛里还是光冒烟不着火。工头骂他耽误了开饭时间，对他不是耳光就是脚板惩罚。逢上“打牙祭”，刻薄的师傅买来三三两猪肉煮

汤“加油”，也得遭工友们叽叽咕咕的责难——汤煮得少了，每人才能分得一碗半碗，汤煮多了，吃进嘴里却又索然无味。不过，太平虽觉左右为难，却倒也同情工友们“生锈”的饥肠，可小太平又能有什么办法叫工友们的饥肠不生锈呢！他惟一能给工友们带来的乐儿，是哼唱自编的山歌：世上最难是伙夫，四两猪肉一撮盐，煮得汤少不够分，煮得汤多又无甜……

熬过了三年的学徒期，接着是七八年的帮工生涯。前三年一天只能领到一角钱的工资，三年过后每天才能赚三毛钱。为了生活，为了将来能“出师”当工头，他还得挺过去。帮工，是向房顶投递砖、瓦。那活儿可不是闹着玩的。站在地面必须把堆放在地板上的砖、瓦准确无误地丢到在屋面上盖瓦、压砖的师傅们手中，丢重了伤着师傅们的身子，丢轻了，砖、瓦落回来砸了自己的头。太平年小力弱，实难掌握这个分寸，少不得脸青鼻肿、头破血流。

苦难岁月把太平折磨得两眼深陷。每当夜阑人静，饥肠咕噜的他躺在木板床上睁大眼睛，脑海翻腾：穷人啥时能够翻身，我太平啥时能够过上真正太平的日子？

长夜漫漫，太平盼望着黎明的曙光。

### 庄背庙举事

1923年，太平年满十八，身板壮实，数年的栉风沐雨，摔滚磨炼，使他积攒了一身好气力。不经意中，王四娣也已芙蓉出水。于是，双方父母为他们举行了简单的完婚仪式。婚后，小夫妻俩来到南山脚下的古庙——庄背庙许愿。

庄背这地方，原先一片荒凉，只有一棵巨松挺立在山梁上。说起庄背庙，却有一段不寻常的历史。这是才溪的穷人们耳熟能

详的。

1487年，闽西各地闹灾荒，赤地千里，遍野饿殍。但是，明朝的反动统治者不顾百姓死活，依然苛捐盘剥，徭役如虎，逼得人民不得不举起刀枪。邻县武平县佃农丘隆、刘昂、温留生等率众举事，一呼百应，势力远达赣南、粤东，闽粤赣三省为之震惊。才溪人石古、石猛兄弟起而呼应，率领数百名不堪忍受压迫的贫苦农民，杀富济贫，扶弱赈灾，使贪官污吏闻风丧胆。后来，明朝统治者增兵“围剿”，由于寡不敌众，石古、石猛兄弟在逃往南山途中被官兵抓获。兄弟俩被吊死在庄背那棵松树上。

为了纪念这两位给人民带来光明和希望的农民起义首领，才溪人就在这棵巨松底下修建了一座庙。当地木雕艺人从山上选来最好的红梨木，为石古、石猛兄弟雕刻了两尊“金身”，供奉于庙内，取名“福主公王”。久而久之，人民的英雄变成了庇佑乡里的菩萨。庄背庙的香火越烧越旺。

善良本分的王四娣祈求菩萨保佑一家人真正太平，而太平身处斯地，寻思的却是英雄不寻常的壮举，他渴望英雄能返世再一次带领穷苦民众劫富济贫，杀尽天下的反动统治者，创造一个太平的世界。

1926年，在太平的殷切期待中，石古、石猛兄弟真的在才溪“复活”了！不过，这两人不姓石，年轻的叫张楷，年长的叫包究生。张楷，上杭城郊黄竹塘人，曾经在爱国华侨陈嘉庚创办的厦门集美学校读过书。包究生，上杭县庐丰乡包屋村人，父母行医，自幼受业于双亲，颇精通医术。

北伐军入闽这一年，上杭各地的农民运动闹得如火如荼。张楷、包究生来到才溪帮助组织农民协会。他们在刘家对面的大坪岗上搭起了一个简易的台子，说是召开才溪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张楷在台上作了宣传演讲。

太平听完宣讲，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忙挤到台前，跳上台子要求报名入会，并按规定掏出两角钱作为会费缴了。众人一看，紧跟着也纷纷挤上台来，手里握着两角钱铜板，异口同声地高叫道：“我报名！”“我报名！”

太平兴冲冲回到家里，把报名参加农民协会的事绘声绘色地给父母亲 and 妻子诉说。谁知，老实厚道的刘庆喜害怕得赶紧关门闭窗，连连摇头摆手，说：“你吃了豹子胆了？闹得不好是要杀头锯颈的。”

太平忙把刚才会上听到的道理一古脑儿地倒了出来，接着说：“我们家祖祖辈辈都被豪绅地主压迫得喘不过气抬不起头来，现在有农民协会给我们撑腰，有什么可怕呢？难道你甘心让我们家世世代代都受地主老财的欺凌，穷下去，苦到死？”

坐在旁边的林连秀听到儿子说得句句在理，连连点头，对丈夫说：“儿子加入农民协会是要求翻身 过上好日子 有什么错呢？要是大家都像你那样怕事 那就只能忍气吞声任人禽、任人刮了。”

刘庆喜听罢儿子和妻子的话，忙起身一边开门推窗一边说：“有道理，有道理，就给我和你妈也报个名吧！”

谁知好景不长，农民协会只热闹了几个月就沉寂下来了。太平不知是什么原因，只觉得张楷、包究生有很长时间没有来了。后来他得到确凿的消息：国民党右派在上杭发动了“五七”反革命政变，那天晚上，张楷被兰玉田部队杀死在司令部的大门口；第二天清晨，他们又把包究生的头颅挂在南门城楼上！

太平和才溪的农民协会会员们怀念这两个像石古、石猛兄弟一样的好人。他们到庄背庙焚香的时候，便多炷了两支清香。而地主老财们却乘机组织还乡团夺田霸屋进行反攻倒算。群龙无首，农民协会失去了靠山，被迫解散了。

老实巴交的刘庆喜对太平叹息道：“唉，穷人命下八合米，走

遍天下唔满升啊！”

太平摆不出什么大道理说服父亲，只能把自个的想法吐出来：既然是穷命，横直都苦死，不如和地主老财来个蛇食蛤蟆——平死。说不定有个运气高低，我赢他输，还能求个出头天呢！你不常糯米打糍粑——自家劝自家说‘人无三代富 人无三代穷’吗？我不信命运，不信菩萨，娘和四娣年年节节烧香叩头，为什么菩萨、神仙就不护佑我们过好日子呢？我相信：东山的霞光一定能穿透千层云雾，给大地带来一片光明！

翌年秋天，为了生计，二十一岁的太平辞别父母和妻子，来到离家乡三十多里的官庄乡朱堡坑，给大地主林日良盖楼房。一日，传闻南昌起义部队要路过官庄。林日良吓得带着全家大小，卷裹金银细软连夜逃入深山。太平和工友们则一窝蜂似的从前门涌出，跑到官庄墟看热闹去了。

离官庄墟场不远的-一个山坡上，他们伫足远眺，只见一群“兵牯佬”正在台上大声地对群众讲话。台周围贴满了“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减租减息”、“实行共产”等标语。最醒目的是那条横幅大标语：“革命者来！”台下挤满了男男女女老少，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太平随着人流向台子走近，他瞧见这些“兵牯佬”全戴着大盖帽，穿一身灰军装，既不像小时看到的四处踢门砸锁牵牛抢猪的“黄狗皮”，也不像夜半提刀举铤偷鸡摸狗的贼牯土匪。他们不抓夫，不拉兵，对穿着破烂的穷人以礼相待特别客气，还把从有钱人家中没收来的财产分送到穷人的手里。隔江对岸的曹田段有座富丽堂皇的石门子青砖屋，这就是全上杭有名的大地主大资本家、人称“八石子”刘棠华的家。这些“兵牯佬”们冲进屋里破仓搬柜，招呼着穷人们把一担担谷子尽管挑回家去，顺便还在他们的箩筐谷面上搭上一条绣花被帐或丝缎棉被……有的还解下穷人胸前的围裙兜给装上一大把银元、

铜钱。乐得赶墟般进进出出的穷人们眉开眼笑，欢天喜地……

自古兵匪一家。要不是今天自己亲眼所见，太平怎么也不相信发生在眼前这翻天覆地、阴阳颠倒的乐事不是‘呆鹅听更鼓’哩！啊，这就叫“共产”就叫“共产军”？好呀，我们穷人有指望有出头了！”他情不自禁地高兴得拍着大腿跳了起来。

地主逃走了，房屋不建了，太平和工友们没有工做了，回到家乡一看，死气沉沉的才溪也热闹得如一锅沸腾的水。原来南昌起义军入闽西后，打土豪、减租息、行共产、救穷人，才溪外出打工的三千泥瓦匠也和自己一样，没有工做便都涌回了家乡。大家聚在一起，七嘴八舌把各自得来的信息相互交流、补充。这个说：“听说南昌起义军的头领周恩来在我们上杭住了好几天呢！那个道：“叶挺、贺龙、朱德这些人可都是国民党那里的大官，怎么也参加了共产党？”

热血汉子聚在一起，大家摩拳擦掌，都想着参加起义军。但这时，起义队伍已南出永定，到东江去了，他们没有来得及投身这支声威赫赫的革命队伍。太平虽感遗憾，却相信这支队伍还会再来，正如他当初跟父亲讲的那般，他坚信：东山的霞光很快就要穿透千层云雾，大地光明将要重生！

1928年春，才溪又传开了一条奇闻，包究生、张楷“还魂”了！其实是中共闽西特委派了两个共产党员来到才溪，发展共产党员，组织秘密农会。他俩是李天富和罗化成。

李天富穿着长袍，手举小黄旗，一副算命先生的模样，整天走村串户，给人“算命”“测字”。罗化成，邻乡南阳人，本来就是南阳、通贤一带有名的“行脚医生”，整天在药店给人诊脉卖药。他们利用“算命”、诊脉的机会，察言观色有针对性地约“信徒”和“病人”们晚上碰头开会。一到晚上，他们或在祠堂、庙宇，或在山野林地里，对着围拢一圈的泥水匠、砖瓦匠、纸槽工、破蔑

工，更多的是种田的泥腿子，宣传起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的主张。

“木匠师傅篾铺床，做衫师傅烂衣裳；泥匠师傅无屋住，作田人家空米缸……”“天下主人是工农，为何受罪又受穷？安乐日子都无分，倒归人间害人虫！”他们借才溪穷人代代流传的山歌，唱出人们心头的苦楚，激起人们对黑暗社会的愤慨。

“地主住洋房，我们晒太阳；豪绅吃猪肉，我们烂裤裆；军阀嫖布娘，我们上战场；要想求翻身，杀它个浪荡光！”他们还运用群众中的口头禅，启发人们觉醒，共同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

“穷人的出路，就是大家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地主，实行‘耕者有其田’！”罗化成，这位后来颇为出色的新四军二支队政治部主任，语声铿锵地告诉大家。

太平和其他泥腿们虽然跃跃欲试，但多少还是有些疑惑：“靠我们能行吗？”他们的担忧不是多余的，去年农民协会被迫解散后留在他们心头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散去。

“怎么不行呢？才溪只有几十户地主老财，我们一千多家穷人拧成一股绳，难道还斗不过他们？！”李天富的话很简短，却鲜明有力，把泥腿们暗地里拧成了一股绳。

“爬上山岗有下山，一道横排九个弯；革命本是曲折路，百个坎坎坷重关。”罗化成不愧是闽西有名的山歌大王，他哼唱的这首山歌，更是有有力地驱散了去年农民协会被迫解散后残留在人们心头的阴影。他启发大家：“我们今后再不能砍树捉鸟，敲锣捉贼。我们必须暗中串成一线，就像那山上的涓涓细流，汇入江河，汇入大海，等狂风骤起，必可掀起惊涛怒浪……”

太平睁大眼睛认真地听着，思考着。

在才溪这个有过红色种子萌芽的地方，李天富、罗化成的出现，重新燃起了贫苦农民心中的烈火。他们纷纷要求参加秘密

农会。

连续几次参加两位共产党人召开的会议，太平总觉得“冬笋剥壳层层新”，一回一个新感觉。李天富和罗化成也了解到他苦大仇深，革命坚决，有意把他当作培养的“苗子”，于是经常三更半夜来到他家“做客”，对他悉心培养。

这年年底，才溪的绿林头目林祖光（外名叫“大头四子”）和王邦达（外名叫“板之”）联合红帮头子曹盛德（又名曹来子）在庄背庙开会，欲举行秘密起义，打着“劫富济贫”的旗号，想在年关前捞一把。中共才溪区委获悉后，决定派人打入其内部，争取他们参加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作第二次暴动的准备。林祖光是太平的堂舅，算是挂得上一点亲戚关系，太平找到区委负责人，自告奋勇说：“让我打进去，看看他们有什么花样，也算是对我的一次考验。”

绿林举事那一天，太平奉命来到庄背庙，但见四周戒备森严，气氛肃杀。到会的六十三人，一律用新名字登记造册，称为六十三兄弟。为了表明自己对共产党忠心不二，太平在册子上写上“刘忠”二字，从此，这名字就伴随他终生。

结拜仪式开始，在神像台前点燃香烛，杀了七只大公鸡，把鸡血淋在烧热的六十三碗酒内。主持人林祖光端起鸡血酒，对众人告诫：“我们六十三兄弟是同心同德，劫富济贫，有马同骑，有福同享，坚决打倒地主，不准他们贵卖粮食。明天就要在天后宫前召开大会，宣布我们的章程。请各兄弟端起酒碗宣誓：‘吃了红花酒，寿年九十九，若背叛誓言，照鸡公头落。’”众人听令效法，端起鸡血酒碗宣誓后，仰起脖子，一饮而尽。接着，每人拿起杀鸡刀斩一下鸡公头，表示不违背誓言。

折腾了三个多钟头，刘忠不顾疲惫，连夜找到区委负责人汇报情况。